



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● 中国卷

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名著选评

王列耀 选编



11

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·中国卷

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名著选评

(11)

王列耀 选编

暨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(11) / 王列耀 选编. — 广州:
暨南大学出版社, 1996.4

(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·中国卷)

ISBN 7-81029-446-6

I. 中…

II. 王…

III. 短篇小说 - 中国 - 现代

IV. I246.7

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

佛山日报社书刊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3.625 字数: 7.8 万

1996年4月第1版 1997年4月第2次印刷

印数: 15000 - 20000 册

全卷 28 本 总定价: 112.00 元

(每本 4.00 元)

出版说明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与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。这些作品，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、审美教育的好教材。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，旨在为中、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。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140页的小薄本，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，提高其读者覆盖面。我们相信，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。

众多的作者、译者创作、翻译了这么多、这么好的名篇名著，读者感谢他们，本社更感谢他们。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、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，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，未能一一奉上稿酬，深以为歉。为了弥补这一不足，希望作者、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。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、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

编委会名单：

主 编 徐位发

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

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

胡跃生 严奉强

目 录

一千八百担	吴组缃 (1)
天下太平	吴组缃 (46)
樊家铺	吴组缃 (74)

一千八百担

——七月十五日宋氏大宗祠速写

吴组缜

一

时候已经是七月中旬，天气依旧很闷热。天上满布破旧棉絮似的云。雷声一阵响，二十多天没下的雨，像是喘着气没命飞赶来的，打得遍地冒灰白色的尘烟。但是已经太迟了，连阡累陌的田禾，有的呈着老绿色，矮矮地拥挤在干裂的土壤上面，像初春的麦苗；有的虽也结了稻，但只是一些灰白的壳子，干瘪得犹如老婆婆的乳房；有的是早变成焦枯萎黄的槁草，挺直着头和腰，在微风中轻飘飘地摇摆着了。

这天是七月十五。宋氏大宗祠高大庄严的中门洞开着，显然是有重要的事。

宋氏义庄管事柏堂愁眉皱眼背着手站在门上，对着面前帘子似的急雨呆呆发痴。两边两只大石狮，各张开大口，在对着他幸灾乐祸地打哈哈。

祠堂前门是一片旷荒的废基。那是洪杨乱后的遗迹。日长月远，早被垃圾泥土所盖没，变成一块高低不平的大草场。平时猪羊牲口在上面懒散地啮着草，野狗在上面咬着一块破布条什么的，发狂地奔跑着，打着滚；小孩子在上面放

风筝，会节时在上面唱戏谢神，放暑假回家的年轻学生们在上面露天讲演。现在却一个人影也没有。远远突兀地挡住眼前的，是一座几根没去皮的杉木柱和几条桥板几片竹篾搭成的高棚子。这是半个月前搭起的龙王台。台上神座里摆着只瓦缸，急乱的斜雨打上去，发出沉闷的丁丁声响；远远听去，好像关在缸里的那条“真龙”正在有所诉说。龙王台下面，没遮没盖地蹲着一位癞痢头孩子模样的菩萨^①，浑身淋着雨，脸上含着一种似乎觉得“糟糕”的苦笑，样子怪狼狈。龙王台左右，零乱地插着些雨旗。旗上写着的那些什么“风调雨顺”，“沛然作雨”，“油然作云”，“五谷丰登”之类祝词，已经狼藉不堪。久旱的泥地上从垃圾堆里，野草丛里发出一种令人窒息的闷热瘴疔气味，不住地向柏堂的鼻官里吹扑。柏堂伸了个呵欠，露出急躁不耐烦的样子，重新踱回里面去。

“双喜！双喜！”柏堂喊着，空阔的祠堂里四面嗡嗡地起了回应。

“住守祠堂的双喜浑着喉咙答诺着，由下堂耳门走出来。这是个五十多岁的小厮，头上盘着一条小辫子，眼睛时时沉着，像在打瞌盹。

“柏老爷什么事？”

“你是不是每房都请到了？你把帖子拿给我看。”

“我是——小的是照帖子请的。”

“双喜在“掩襟”的短褂里掏出一张大红折帖，双手递给柏堂。那折帖上列着很长一排名字。大多名字下，都已签了“知”或“到”。柏堂皱着眉心看了一会，说：

“多少不到的？”

“就是守耕堂竹堂少爷不在家，‘知’字是石堂少爷代签的。其余签了字的老爷，少爷，相公，都答允到。”

“唔，唔。”柏堂一面把折帖放入自己衣袋里，一面哼着鼻子说，“你在里面做什么？”

“小的在烧茶。”

“东官厅你打扫完了？”

“东官厅漏雨，恐怕——小的恐怕用不得。”

“漏雨？——早怎么不说？早怎么不修理？你是个老管家呀，你怎么也越活越转去了？嗨！嗨！”柏堂把个亮光光的秃头摇得像卖货郎担的大鼓。

“是瓦眼里溅进的斜雨。——是雨太急了，瓦沟里流送不及。小的——小的——”双喜阴沉着脸毫无表情地说。一边心里却想：五月里落梅雨，已经就漏，告诉你老爷说得修，你老爷却说是今年公堂里没这些闲钱花。修祠堂也算花闲钱呀！太祖爷爷在流眼泪哩！——但是双喜不曾说出口。

“嗨！”柏堂像有那么回事的叹着气，忽然想起什么来似的，把正摇着的头停住了，回身改过口气说：“那么你把正厅里安排几张桌子椅子吧。”

“是，是。小的就去摆。”说着话，就向后退着走。

柏堂走到阶沿上，抬头向那个巨大的长方形天井望一望，雨是稍稍缓和了，天依然没个晴朗的意思。天井里几块太湖石，一边拥着棵高出屋檐数尺的大柏树，一边是三株瘦长的天竹。雨点打在上面，渐渐飒飒地响，衬托得这郎当高大的周遭分外岑寂寥廓。柏堂要压住满腹乱麻似的思绪，没法压得住。昨夜预备了整半夜，不时醒过来还要默记几次的那篇也许备而不用的尴尬的开会词腹稿，此时又断断续续涌

上来：

“今天这个会，大家不催促，我也早就打算要开的。我柏堂值年管这个义庄，素来手续清楚，大家都晓得。我柏堂是承诸位看得起。——我要对得起祖宗。去年‘夹收旱’，租是照对折交，共总一千八百担。大家头上同是一块天，大家都晓得。稻价那时跌到两块五，两块二，是我柏堂不忍得拿来当泥土卖，存在仓房里，大家查看。培坤小学是只好停办。女子念书不过是那么作兴。培英小学教员钟点费减到一角五。那是为地方尽义务，大家是一片热心。下学期开不得学。市房空着没人租用。是月斋老叔热心教育，急公好义，借了一千二百元。自卫团解散。今年是第五年。二十七天不下雨，籽草无收。报了荒，县政府不准，呃，不准。那不是我柏堂弄弄什么，大家可以查问的。……要加租，佃户都闹着联合退佃，要去逃荒。呃，那自然是不行的。……我柏堂为义庄，五年来是鞠躬尽瘁，大家都晓得。今天这个会，大家不催我，我也早就要开的。我如今要提出来，请大家商量的是：第一，这一千八百担积谷是万万动不得的。这一千八百担是，呃，另有正用。钱粮附加每亩六角六，垦务局特捐每亩四角，那是要交清的。呃，……月斋老叔今年三溪镇砬坊亏折太甚，培英小学那笔借款是必定要还的。月斋老叔是一片好心，我们是不能辜负他的。呃，第二，要大家商量个办法镇压佃户客民。……退佃是办不到的。呃，那是句笑话！第三，大家……呃，是第三。我们钱粮出不起。呃，大家议个呈请书要县政府执行加租。呃，每亩二十斤是加得的。呃，第四，保甲，壮丁队，清查户口，鄂豫皖剿匪办法，……那是，呃，没钱举办的。第五，培英小学今年是，

只好停办一年，来年再设法的。村上的子弟如今真能念书，真有天资的——呃，太少，太少。村上的子弟，呃，在家里也好自修的。呃，念书也是没多大道理。……我柏堂是鞠躬尽瘁。这一千八百担，是要作正用的。……”

二

“好大的雨！好大的雨！啊哟！”

柏堂吓了一跳，回过头来。大门上进来两个人，一边笑着嚷着，一边在收伞，跺着脚上的泥水，拍着身上的雨珠。那个四十多岁，穿一件旧直纹纺绸长衫的矮胖子，是谦益堂子寿，恒昌祥京广洋货布店老板，商会会长；那个二十多岁，一头油光光的时髦头发，穿一件月白生丝长袍，领子又高又硬直撑住下巴的清瘦长个子，是紫荆园松龄，一位上海什么专门学校毕业生，如今是在家专门当少爷。

“来得好，来得好。”柏堂扮个高兴的样子喊，“大家诸位，请到西官厅坐。”

“这场雨，他娘的腰！这场雨——我说，柏堂哥，”子寿收了伞，把上面的积雨摔着说。

“子寿。”柏堂答。

“这场雨要早下这么十天，嗯，啊，嗯？”

“老弟，这个话就提不得了。”柏堂不胜感慨的样子答。一边招呼着松龄说：“你今天居然肯冒着雨劳驾？”

松龄嘻嘻地笑着，不作声，把长袍高领子整一整，颈子扭一扭。

“他是无事不登三宝殿。”子寿说，“这个话他要我——”

“里面坐，里面坐。”

三个人同走到西厅里，双喜赶来接了两位手里的雨伞。西厅里一张旧木榻，两连几椅。香烟果盘都已摆好。子寿向榻上一躺，顺手在榻几上取了枝烟，直着顿了两下，凑到眼前看着说：

“我如今是越穷越懒，看见榻椅就想躺。——柏堂哥，你这买的是什么烟？”

“是双喜买的。说是什么司太飞。倒公道，十三个。”

“所以你这个容易老：样样事要望钱财经济上打算。我抽惯了大英牌，这些新牌子——”

“我晓得你的心事，要是在这个榻上设一盏烟灯，那就正合了你的意思。”

“不是那个话，不是那个话。这是什么地方？那就不成体统了——我们还是谈正经的。松龄是无事不登三宝殿。他到你府上连找了几次；你老哥财忙，都不在家——”

“我是半个月没落家，在庄上住了七天，城里三天。这个会延迟到今天开，也就是这个原故。天生一副贱骨头，有什么说的？——松龄那个话，我也——”

“你听我说，听我说。他是为了几笔存款取不动，如今已经选好了八月里的日子动土，就缺这笔钱用。柏堂哥，你说祖先的黄金^②难道好长久抛露在土面？所以这事做子孙的无论如何不肖，也是要做的。义庄这几年紧迫；我晓得。——”

“岂但紧迫？去年培英学堂开不得学，不是向月斋老先生借了一千二，不是长年二分起息？”

“那不错。听我说，听我说。松龄那座竹山，——我们

是谈家里话，句句如实说——如今是鞭长莫及。松龄自己又不会经营，一个住山棚的佃户又是个脓包货。每年出的笋子，竹，都给当地的王八蛋偷个完。反正晓得主子是个软弱书生。在县政府花了不知多少钱，请当地乡绅的酒席已经不知请了多少次，立的“禁牌”都是聋子的耳朵，吓苍蝇也吓不动。这座山，和太祖的坟山是一个样。这你老哥是晓得的。如今他急等钱用，打算硬起心肠，只要两双手的数目。除竹木不计外，山上有五十多亩田；单单这五十多亩田，就不止二千元！这个好处，他不忍得造化别人，他是死心一个点要卖给义庄。叶落归根，凭这一点心，就是个好子孙。柏堂哥，你无论如何也得成全成全。义庄里去年的稻子一千八百担，不曾卖，我晓得。你说义庄紧迫，那不错，那不错。如今就在这稻子里出价。——柏堂哥，你说这事可行得？松龄是为了安葬祖先的黄金。这是正事。你成全了他，你有阴德。”

“你这个话，我也略知一二。可是这个义庄，不是我宋柏堂的，要是我柏堂的，那，那不谈竹山的话，就是白手借这么二千块，我也放心。”

“不打那个官话，不打那个官话。柏堂哥，松龄要你老叔说的话是一滴水一个泡，你究竟是肯不肯成全？就是这一句话。”

“子寿，你也是市面上替大家做事的。你不能拿这斩钉截铁的话来填我的胸口，那你叫我做不得人。我不妨把我荷包里的邈邈在你老弟面前抖一抖：义庄这一千八百担，是我忍不得拿来当土块卖，才勉强留下的——那也只怪我半夜给鬼摸了头，心想驮一年息，看今年价钱可好点。谁知反而望

下跌，又遇到这个大旱年：今年是籽草不收。这不是我柏堂糊涂，大家家里都是有田的。如今这点蛮留下的稻，总共不过一千八百担。按市价一块八角算，不到三千五百元。只还月斋老先生那笔借款连本搭利就是一千五。老弟，你想想：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的开支望那里出？报了荒，县里不准，钱粮附加每亩六角六，望那里出？垦务局的田亩捐望那里出？壮丁队的开办费望那里出？培英小学就死心关门了？——这些都不谈。老弟，我问你一句话：你晓得和你老弟同样情形，要通融这笔稻的人还有几位？”

子寿赤红了脸，由榻位上跳着站起来，嚷着说：

“不是那个话，不是那个话！你老哥说话怎么拖泥带水的！是松龄要安葬他两代黄金，拿竹山来卖给义庄；是他托我来说这个话。你怎么说我子寿要通融义庄这笔稻！——柏堂哥，你这不是个笑话！你这不是含血喷人！”

“你坐下来，坐下来。不要走气门。就是我说错了一字半句，也反正是一家人。——那这话就格外好说了。——松龄……”

松龄坐在左边太师椅里，直着双毫无神采的眼睛望在对面柱子的半边楹联上：柱子裂开了无数的缝，把楹联上一个个端方的字体扭扯得很狼狈。一只壁蝓从这个字爬到那个字，爬到裂缝里又重复爬出来。他把每个字在膝盖上照样描画着：

“天地间第一人品还是读书。”

画了一次，又画第二次。柏堂和子寿的谈话，虽近在耳朵边，但仅仅跳进断断续续的一句半句来。盘绕在他脑里的，是昨天晚上在则古轩瑞卿嫂家打牌的情形：燕姑娘打五

索，他有意做个丑脸说“对”，燕姑娘就红着脸格格地笑；他把脚踹住她的那双尖瘦美丽的小脚，她就红着脸向他丢个半嗔半笑的眼；他把胆子一大，用右脚把她的脚挑着搁到自己的左腿上，握着，捏着，手由裤管里伸进去。……这都是出乎意料之外的！这都是奇迹！他想不到燕姑娘那么尊贵美丽的人，是这么容易上手！

“十个女人九个肯，只怕男人嘴不稳！……”他心里痒地想着，一边仔细再把每个举动回味着，一边手在膝盖上无心地画着字。子寿跳着嚷起来了，柏堂喊自己了。

“呃，柏堂叔，柏堂叔。”松龄好像从梦里醒过来似的，把眼睛眨了两眨，牵住领子扭着颈项答。

“侄郎官，不是我做叔叔的今天要对你说不三不四的话。你毕业后回家刚两年，只经过我的手的，就已经卖去五十多亩田；三河镇市房不算，在恒裕烟店抽的残股不算。你怎样两代黄金还是抛露在土面？侄郎官，先人创业不容易。你年纪轻，上头还有个老嫂；下面，刚动头就已经有两个孩子。你是受上等教育的。你要顾点后路。……世界是一天一天坏，钱是在水里的。”

“我今年——我我我……”松龄苍白的脸上飞起几朵红云，把身子扭了两扭，由太师椅上站起来。

三

外面格笃格笃地一阵皮鞋响，又夹着几双钉鞋和好几个人说话的声音，闹得正堂里嗡嗡然。

“我说怎么找不到人，原来你们在这里！”

说话的是博学堂大房步青：五十多岁，胡子已经花白了，是怡昌豆腐店老板，肩背有点驼，辫子是民国十七年割的，而今留了个“鸭屁股”在头上；接着进来的是审问堂二房庆甲，六十多岁，可是光滑滑的一个扁皱的下巴，找不到半点胡子根，这位老先生，人家背后都喊他“肚脐子”，意思自然是说他除了烘火，晒太阳，拿把扇子走走河岸，带小孩子玩玩，上街买买东西外，再不曾做过其他什么事；第三个是明辨堂四房子渔，或紫瑜，或子愚，总之是个满口野话，爱哈哈大笑，会做呈子状子，会打官司的人，四十多岁，一张元宝形的胖脸上，留着几根仁丹须；第四个是慎思堂三房叔鸿，一位北京什么大学毕业生，二十七八岁，左眼下一大块乌青色的疤痕，痕上有几根毛，如今是在省城中学当教员；第五个是笃行堂五房景元，一脸干巴肉，三十多岁，有个口吃的毛病，是个忠厚的生意人，自被店里辞歇后，在家已闲住三年，脸上那几条新伤痕，说不定便是他尊夫人给抓的。——这是铭公分大五房的五位代表。

柏堂丢开松龄和商会会长子寿，连忙站起来，迎着说：“劳步劳步。湿了你们的脚，湿了你们的脚。”

说着就高声喊双喜倒茶敬烟；一边抬头看一看天：雨已小得多，几块乌云飞跑过天井。

“柏堂，你这个话错了。”豆腐店老板步青老弓着背把伞靠到墙边，举起手里那根毛竹旱烟袋看了看，慢慢地在钉鞋上敲着烟蒂说：“我是为了落雨才出来：这个‘秋燥’，还了得！”

子渔，当讼师的那一个，手里拿着两根新制的蟋蟀草，笑开脸，指着柏堂说：

“我说，柏堂哥，这个天是有意调皮，是有意；也像人，是个绝种！”

“不是那么说的，子渔。”豆腐店老板步青老在榻上柏堂先前坐的那位子坐下来，接了双喜敬的茶和双喜说：“你拿‘净丝’来，我不要这个洋烟。——子渔，不是那么说。那个年成的事，是只当瞎子死了儿子，横直没眼睛望了，可是这个‘秋燥’，人要紧，人要紧。这场雨，到底还是雪中送炭。天有眼，天有眼。”

“天有眼！天就有眼，也是生在后脑上的！”

“慢着。自从南京建都，我们这里的天，到底是有眼的；天心是归顺的。你看《申报》上，陕西一带是个什么样子？陕西要是靠近南京，就不会变成那样子。这是一定的目的。我怎么晓得天心是归顺的？我早上又看见渭生。渭生瘦了黄了，那难怪。十几天来，他连在家烧一管‘净丝’的功夫也没得。这个‘秋燥’，嗨，郎中出生意，药店出生意，棺材店出生意。”

“你老哥干子豆腐的生意也不坏呀？”子渔向大家做个鬼脸，笑开了，把蟋蟀草拂着自己的仁丹须说。

“你莫打岔。”步青老严正地继续说，“就是我们这个村上，这几天害秋瘟的有多少？一色的病：寒热不分清，烧黄了眼珠。说是‘半更子’^③，不是；说是伤寒，也不是。你说是什么？就是个秋燥的病！我家春狗子，头天晚上吃了两块香干子，还同他姊姊唱革命歌，好好地。半夜架天架地烧起来。第二天，认不得人了。我接渭生来诊看。渭生说，用不着看，用不着看。——一色的病，他一天不看不看也要看五六十，那自然不用看。他配了一副碧玉散，叫我只管放心

给他吃。可是要想病完全好，那还等菩萨洒下杨柳瓶里的净水。——他这个话就是有宗旨。你说天没眼？今天不落这场雨，人还了得？所以，天心到底是归顺了的。”

“肚子”庆甲老瘪着那张没一根胡须的嘴动了两动，眼睛望着天井，独自个点点头，表示对步青老这番高论已经有所领悟。

子渔扮了个滑稽的笑脸，望一望大家。看见大家都不作声；又见步青老在吸着烟，摇着脚，那么副得意的神气，心里有点难容。有意逗着说：

“就依老哥这么说，下场雨，杀杀秋瘟，病人好过点。那这个天，越发是个绝种了！”

“毫无目的，毫无目的。”步青老摆着脑袋说。

“听我说完。步青哥，你是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你是像你的那杆烟管，不那么——不那么容易吸出烟来的。这个却不谈。步青哥，你晓得，人活了，不死，那是天有眼了，可是籽草无收，活着没饭吃；买吧，不管稻子多便宜，也是买不起的。这样子，索性病死了，倒不差似登仙。如今给这场雨救活了，反弄得不死不活的。那是猫儿耍耗子，不过制你多受点灾难，火烧纸马店，迟早是要归天的。你说这个天怎么是归顺了的？怎么不是绝个种？怎么是好爷爷扯的！”

“毫无目的，毫无目的！”

叔鸿，大学毕业生，静静地听着，忍不住噗嗤地笑起来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子渔也尴尬地笑了，“叔鸿，你是个有学问的，你说我这话可对？”

“老哥，我得罪你。”叔鸿把头发向后摸一摸，苦笑地